

夏衍与20世纪同龄。1985年,他八十五岁大寿,又喜逢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五十五周年。赵超构闻讯,写了一封贺信,托《文汇报》编辑余仙藻转交。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一直保存在余仙藻家,最近才随一批余仙藻遗物散出。

信是这样写的——
夏衍同志:
听说上海的一些朋友要对您的八十五岁生日和从事文化事业五十五周年纪念搞些庆祝活动,请允许我在这里向您表示同样的庆贺之意。

您是当今文艺界元老之一。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您在白色恐怖中从事文化界的游击战。建国以来,您仍然同广大的知识界忧共患。您不是那种以“洁癖”自诩的独善其身的人。您的心愿是跟众人一起走向进步。您一向主张的是好事大家来办,不使一人向隅。这就是您在知识界所以深得人望的缘故。

您是我们新民报的老友,您经常为我们的报纸指迷、解惑、出主意,还写了大量的文章。趁这个机会,谨向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
祝您
老而弥健

赵超构
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封信虽然满纸溢美之词,但只要深入了解赵超构与夏衍的交往,就会明白所言皆出自肺腑。就在赵超构写这封信的三个月多前,夏衍还为赵超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写了序言,回顾两人四十多年的交往,并对赵超构的杂文创作高度评价。他认为赵超构是继承鲁迅杂文传统队伍中的一员宿将,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

七夕会

和而不同

贾海红

25 年前
的此时
此刻,我
正在做
准备,迎
接你的
到来。
你出生
后,胎毛
制笔,留
念石上
有手印
脚印,我
们的寄
语是:不
积跬步
无以至
千里。
而此语
,随着你
逐渐长
大,硬生
生被诠释
为:不——
积跬步——
(所以)
无以至
千里。
这对于自幼
热爱读万
卷书行万
里路的我
来说,真
的有点痛
苦!
这就有点
考验我们
的耐受力
和认知水
平了!我
和你爸爸
达成共识
:花开有
时,成长
有序。尊
重生命本
来该有的
样子,相
信向上向
美成长的
力量,只
要不违背
法律与公
序良俗,我
们都要接
得住,理
解、相信
、支持、
陪伴,给
予只帮忙
不添乱的
稳稳抱
持!
一直觉得
你是我们
的隐性基
因+你自
我变异的
结果,是
老师们眼
中“独立
运转的小
行星(连
万有引力
都不起作
用的那种
)”……
幸运的是
,你一路
走来,遇
到很多包
容关爱你
的师长,给
予你春风
化雨润物
无声的帮
助与指引
!
以至于如
今你常说
:“要是你
们早点让
我学这个
就好了,小
孩儿哪有
能主动学
的,你们就
该……”
我喜欢庄
子的“材
与不材”
之间,但
不会“安
利”给你
,因为我们
用的不是
一个思维
系统。但
我只能给
你我思想
容器中有
的,想来这
对你也算
是一种丰
富吧,可
以和而不
同。一直
觉得:你
是我们的
女儿,更
是独立的
人,本自
具足,便
已足够美
好!此时此
刻若是和
你聊到这
里,你肯定
会有经典
三问:为什
么你这么
觉得?怎么
就足够美
好了?意义
何在?然后
给出“不
合逻辑”
的结论。
想到昨晚
你跟奶奶
发语音时
说:“奶奶
我通知您
三件事,第
一……奶
奶您记住
了吗?”你
说,我让奶
奶又重复
了一遍,她
记住了!
一直很喜
欢两个人
笔下的亲
情,一个是
朱自清目
送父亲去
给自己买
橘子的背
影,一个是
龙应台目
送儿子背
着书包去
上学的场
景!父母之
于孩子百
炼钢化作
绕指柔的
热爱尽在这
注视中
了。
说了这么
多,竟然
忘了最重
要的:祝你
生日快乐
!吃好吃好
,在你喜
欢的领域
进一寸有
“近”一寸
的欢喜!我
们还是努
力做个好
“饲养员
”。忽然就
此打住,说
明这不是
AI写的,因
为人有写
着写着就
松劲儿了
的毛病。哈
哈,这还
是你告诉
我的。真心
感谢,你
教会了我
很多!爱你
呦!

养育

伪的世态,有着与鲁迅一样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在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后,与时俱进对新人新事进行满腔热情地颂扬。总之,读赵超构的杂文,夏衍觉得“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与休息’”。

如果再深究下这些“溢美之词”,似乎“洁癖”云云也是有典故

赵超构的致谢

方韶毅

的。早在1940年7月创作的《旧家的火葬》中,夏衍如此剖析自己:“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大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有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和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当然,此信最重要的是末一段,感谢夏衍在《新民晚报》发展历程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单单是专栏作者,而且是“指迷、解惑、出主意”者。这仅凭夏衍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地位难以办到,还在于他对海派文化的熟悉,深知小报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日报的读者,主要的是要了解昨天所发生的国家、社会、世界大事,他们要看社论、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精神饱满时看的。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饭后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

在新旧转变时期,作为宣传部门的领导,夏衍力促“旧报新办”,建议创办《大报》《亦报》。在这两张小报停刊后,又将编辑理念和办报人才融入《新民报》,使一段时间里无所适从的副刊生产走出困境,带动《新民报》成为新社会的市民报。这样,《新民报》才一步步逐渐壮大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

在拨乱反正时期,夏衍为《新民晚报》复刊立了一功。赵在谟等几位记者以晚报老职工名义写信为《新民晚报》复刊鼓与呼,夏衍将信转呈胡耀邦。后来,胡耀邦在信上作了圈阅,为《新民晚报》彻底平反起到关键作用。换一个角度而言,赵超构在办报过程中,难免书生意气,需要像夏衍这样的懂行领导的鼓励与推动。所以,赵超构的致谢并非客套,而是由衷。

最后说说给赵超构当传信人的余仙藻。余仙藻还写过一篇《林放和他的杂文》,提及1980年秋天,赵超构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回来,她请赵超构根据会议精神为《笔会》写篇杂文。谈到中午十一点离开,下午四点回报社,约稿已放在案头。当她向赵超构请教快的秘诀时,赵超构笑说,要讲快,快不过夏公。当年夏衍为《新民报》写《灯下闲话》,报社每天早上派人去取稿,有时赵超构亲自去拿,只见夏衍一边啃着大饼油条,一边写文章,不一会儿就写好了。赵超构说,这才是真正的快手。

1985年,余仙藻采访了金庸、史铁生等名家。本以为她将赴京专访夏衍,因此赵超构才托她送信。但我请《文汇报》的朋友查了那两年余仙藻的报道,没有发现她有关夏衍的只字片语。赵超构为什么请她转交信件,就不得而知了,最后竟然将信留在家里,更令人感到遗憾了。个中缘由,希望知情人告知。

六月的肯尼亚,刚刚走出雨季,草木茂盛,大地一片金黄,动物大迁徙即将拉开序幕。作为草原之王,狮子无疑是我们此次野生动物摄影之旅一个关注的焦点。

兰托利营地位于麦加底湖边一个高地上,非常小众。我们选择兰托利营地作为在肯尼亚的第一个野生动物拍摄点,是因为麦加底湖位于海拔200米的东非大裂谷底部,这里三种气候带交织,能拍到多种野生动物。

2018年,兰托利营地邀请著名华裔野生动物摄影家杰夫和匈牙利野生动物摄影师班扎·马特一起对原来蓄水池旁边的一个简陋观测掩体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设有摄影机位、空调、床铺、冰箱、厕所。我们要在这里耗费三个晚上的时间,拍摄夜间前来饮水的野生动物。

在兰托利营地的摄影教室里,有一张狮子喝水的照片。这是2019年封闭摄影空间建成后,杰夫在里面待了九天九夜,拍到的一张精彩照片。“我曾经白天看见过在营地闲逛的狮子。”杰夫把灯关了,和我们一起在封闭摄影空间里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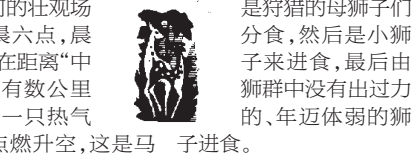
过了晚上十点,蓄水池边渐渐热闹起来,先是来了一只小斑猴,后又来了一只狞猫。半夜时分,正当大家昏昏欲睡之际,来了一对白尾獾。这是一对母子,大的警惕,小的活跃,一下子把大家的瞌睡虫给赶走了。但是,一直到天亮,连狮子和豹子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三天守候伏击失败,我们决定移师马赛马拉。

第一次在马赛马拉看见狮子,是在一条河流边的树丛中。一头母狮子带

着两头小狮子,时不时露出脑袋和身躯,在岩石和草地上嬉闹。在我的印象中,狮子是群居动物,怎么会是一头母狮子带着两头小狮子单独居住呢?原来,在狮群中母狮子一旦生育,就要带着小狮子离开狮群。因为狮群里其他已经长大的小狮子,可能在玩耍中对刚出生的小狮子造成伤害。所以,母狮子要带着小狮子离家出走,一直到四个月后,母狮子才会把长大的小狮子带回狮群,在所有狮子都接纳小狮子后,才算正式回归狮群。所以,我们在马赛马拉见到一头或者两头母狮子带着几头小狮子的概率就相当高。

到达马赛马拉后的第二天,我们继续寻找狮子。那一天,我们去的地方被称为“中国渡”,2015年,央视曾经在这里连续七天直播数十万只角马横渡马拉河的壮观场景。早晨六点,晨曦未露,在距离“中国渡”还有多公里的地方,一只热气球正在点燃升空,这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辟的一个旅游项目,游客可以在热气球上俯瞰这片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令人惊奇的是,一头狮子趴在距离热气球数百米开外的一个高坡上,目光注视着远方,似乎不远处的人类和热气球与它毫不相干。我们马上用镜头拍摄下了令人惊奇的一幕。继续往前,一公里外一头母狮威风凛凛地眺望着远方。杰夫说,它们都是天堂狮群的,一共有十七头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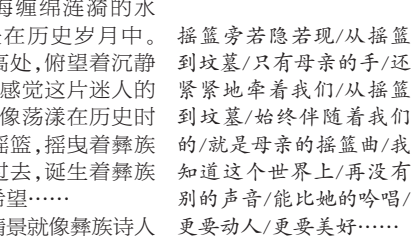


在到达马赛马拉后的第三天,我们在一条河边的山坡上遭遇了托比狮群。这是由两头雄狮、十几头母狮和数头小狮子组成的狮群。据说,非洲历史上最大的狮群是格鲁美地狮群,由坦桑尼亚的三头雄狮形成组合,它们不断攻击其他狮群,赶走或者咬死那些狮群的狮王,使整个狮群的狮子总数达到惊人的九十五只。托比狮群曾经闯入过我们居住的洛瑞安营地,二十多头狮子在五号房间和六号房间的空地上待了三天三夜,分食边上河里一头死去的河马。营地的印度籍经理说,那时候,五号房间还住着客人,在手持长矛的马赛卫兵护卫下穿越狮群进出房间,双方相安无事。

在离开马赛马拉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们又遭遇托比狮群,五头母狮干掉了一头斑马,正在草地上享受饕餮大餐,一头母狮穿越围观的十几辆越野车,步行一公里,找来了躲藏在树丛里的两头小狮子,让它们一起来分享美味。狮群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像狩猎获得的食物,首先要由狮王享用,其次是狩猎的母狮子们分食,然后是小狮子来进食,最后由狮群中没有出过力的、年迈体弱的狮子进食。

在肯尼亚,狮子和人类和平共处。我们经常看到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步行或者骑着摩托车的马赛人与狮群、豹子擦肩而过,双方互不干涉,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写照。在去马赛马拉之前,我以为草原上到处可以看到狮子在悠闲地漫步或者迅猛地出击,实际上,有时候我们的越野车狂奔数十公里,也许都看不到一头狮子。每天,有数十辆从事旅游的越野车在草原上行驶,每次越野车交会之际,司机都会停下来交流一番,他们在交换相互间的野生动物信息。每个越野车司机还配有对讲机,我们第一次发现托比狮群就是司机们在对讲机系统里传递出的信息。世界上,也许只有在马赛马拉,人类才会每天发疯般主动寻找狮子的踪迹。

我们拍摄的数万张狮子照片,里面有它们捕猎动物、哺育幼崽、温情相处的社群生活。马赛马拉的狮子故事,是动物江湖的快意恩仇,也是丛林法则的生动诠释。“你只有去熟悉它们、了解它们,把它们当作朋友,才能拍到它们最精彩的瞬间。”杰夫说。



摇篮旁若隐若现/从摇篮到坟墓/只有母亲的手/还紧紧地牵着我们/从摇篮到坟墓/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就是母亲的摇篮曲/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声音/能比她的吟唱/更要动人/更要美好……

这片蕴藏着古老藏族梦想的邛海,始终在默默期待着!

邛海的晨曦,是从天边露出淡墨般的山脉轮廓开启的。随着山峦线条的伸展,睡梦中的邛海,从轻纱般的雾霭中现出了身影。当太阳爬上山巅,沉

静

邛海晨曦

尹汉胤

邛海开始浮动起来,一缕一缕的金光,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着。站在高处俯望,开阔的水面上,漂浮着蓝天、白云、山影……犹如一幅巨大的镜像,模糊了天地。

这片充满诗情画意的邛海,竟然是大地愤然崛起的一个地理杰作。望着眼前沉静的邛海,不禁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雄奇伟力,创作出了如此壮美的地理景观。

沿着邛海蜿蜒的水岸走去,层层涟漪,缠绵地抚摸着平缓的水岸。侧耳聆听,水波中好像蕴藉着一种缠绵声息,侧耳聆听,竟然是富有节奏的历史脚步声。循着那脚步声,仿佛看到了历史中真实的背影。

地处横断山脉东缘的邛海,水面面积其实并不大,但已是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然而这片沉静优雅的湖泊,竟然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地壳运动,才形成了今天迷人的水域。得知了邛海的前世今生经历后,再仔细观察,它不仅拥有着独特的地理构造,而且还遗存着山崩地裂的地理痕迹。面对这片愤然崛起的原始地貌,人们

不禁浮想联翩:这片山水的原始风貌又是什么样子呢?

然而,另一个历史事实,更加牵系着我的思绪。这片崛起的蛮荒山地,在漫漫岁月中,竟迎来了起源于北方的古美人。这支历经艰难困苦跋涉来到这里的古美人队伍,在见到这片秀美的山水时,情有独钟地停下了迁徙的脚步,在这片高原定居下来,在这里开启了坚不可拔的生存发展历史。

在这片崇山峻岭的塑造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勇武不屈的民族性格。从民族历史延伸到中华民族共和国的新纪元时,这个勇武剽悍的民族,则以直过民族的身份,跻身于中华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源远流长的澄澈邛海,则始终如一面见证历史的镜子,默默地映照着这个民族筚路蓝缕的历史进程。

回想我认识这个古老民族,则是在刚上小学的1958年。一天,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的母亲,带我去观看了由艺术系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舞剧《凉山巨变》。那时的我,虽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这部舞剧的主题内涵,但剧中生动的人物、独特的民族服装、奔放的民族舞蹈,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许是观看了这部民族舞剧的原因吧,竟使我的人生轨迹与少数民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

城市之夏·上海日(剪纸) 奚小琴

年,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在北京创刊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刊物《民族文学》,我有幸成为这本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的编辑。自此,我的生命轨迹便与少数民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四十多年的少数民族文学生涯中,我走过了中国广大的民族地区。更多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置身在热烈奔放的彝族火把节,走进大凉山的彝族村寨,结识了一大批彝族作家、诗人。在与他们的文学交往中,不仅使我深刻地认识了独具特色

的彝族古老的文化历史,更与大凉山的彝族作家、诗人结下了深厚的文学友谊。

漫漫岁月中,每次来到西昌,我都会沿着蜿蜒的邛海水岸静静地走去,聆听邛海缠绵涟漪的水声,沉浸在历史岁月中。置身在高处,俯瞰着沉静的邛海,感觉这片迷人的邛海,就像荡漾在历史时空中的摇篮,摇曳着彝族厚重的过去,诞生着彝族未来的希望……

那情景就像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句:

我们躺在墓地火焰之上/仍然是母亲的影子/在